



慢生活美学

□李晓

我把手机搞丢了。那一整天,我都失魂落魄,坐卧不安。手机找到,迅速查看有无未接电话、朋友圈消息。

朋友老周也跟我感叹:“哎呀,整天捧着手机给别人点赞,人心却感觉疏远了,整天刷短视频,最后啥也没记住。”

这些年来一天天的生活,常常在手机上磨磨蹭蹭、恍恍惚惚度过。窥探着他人朋友圈里生活的蛛丝马迹,点赞来点赞去,却不能让内心产生真正的亲近。书一本本地买来,随便翻了翻后就束之高阁,很少有完整地看一本了。特别是拿一部长篇小说,读了没几分钟,就很快分神,像一个冲动症孩子一样烦躁不安,忍不住去看着手机。手机就这样切割了我,把我深入的思考、专注的精神切割成碎片。我的微信好友已发展到500多个了,可安卧于我内心的朋友,又在哪儿?

貌似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常常能感觉到内心的焦灼。那天遇到一棵大树,我也忍不住张开双手与它拥抱一下。内心的焦虑情绪,可能只有靠山水植物治愈了。

还好,有一些慢生活的时光片段,它们像云层里漏下来的光、像森林里吹来的风,

让我起伏动荡的情绪得到抚慰。我在乡下的赵叔,今年78岁了,他至今没用手机。春天里我回乡,竟看见他慢悠悠吆喝着一头牛,泥浆四溅中,赵叔和好脾气的牛配合完美,一大半天就耕了好几块田。中途,赵叔还要歇息好几次,他把牛牵到田边,吃那些绿油油的青草。牛吃草时,赵叔就躺在一棵树下哼唱山歌。黄昏,赵叔牵着牛,炊烟袅袅中回家了。赵叔先搓一个澡,再把牛牵出来,给它也好好洗一个澡。赵叔对我说,做牛也不容易,人得对它好一点,一不留神下辈子也就做了一头牛。牛与赵叔相依为命,也成为他生活中亲的一种。

我的表舅是供销社采购员,20世纪80年代出差时爱上了一个县城的姑娘。表舅给县城姑娘写信,一周一封,写了一年的信,姑娘给他回了几封。姑娘说,她爹说了的,以事业为重。姑娘是县城饮食公司做馒头的。表舅说,做馒头也是事业嘛,其实在她事业成功。

后来,县城里的饮食公司倒闭了,姑娘成了下岗工人,表叔还在等待。2年后,表叔才牵了姑娘的一次手。卖馒头的姑娘,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龙老大。

龙老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城里万元户了,后来又成了百万富翁。10多年前,过了1000万。有一天,龙老大突然把经营的企业处理掉了,回老家买了一座老宅住下。龙老大在老宅里养花植树,坐在老藤椅上听古筝或者练毛笔字;一个人去河边,望着河水,一坐一大半天;去火车站看火车一列列飞驰而去……龙老大说,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安全感来自

心里的清流。我听说,龙老大为他的家乡修路、修养老院,把自己的钱都捐献出去了大半。

去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用笔写的纸质信,邮戳是西北一个小城的地址。读了信,我才知道,我的朋友鲁二毛,和妻子开始了他们的人生新旅途。53岁的鲁二毛说,他打算用10年时间,徒步考察国内有地理风情的300座小城、300个村庄,然后,慢慢静下来过滤,写一本书。

想起我童年的春节,奶奶会洗净腊猪蹄膀,放到快成古董的黑鼎罐里炖。奶奶守在柴火旁,罐子里响起咕嘟嘟、咕嘟嘟的声音。我们一群小孩四下奔跑着玩,心里惦记着蹄膀。要炖上一天一夜呢,幸福的等待比蹄膀的味道更漫长醇厚。

我的母亲,去公社取一封挂号信件,要开两个村社的证明,而母亲怀着隐秘的喜悦,长久地等着拿到这封信件。

我,一个单薄的乡村少年,某年的一个夜晚,追赶一只萤火虫,追了好几里地,其实也不管追的是不是最初那只了。

这些慢生活的柔光,与我的漫漫心流同频共振,如同琴瑟和鸣。



江海采风

□金晓玲

母亲进城给我带娃,忽然说要回下原。“扒红襄荷”的时候到了,市场价格不低啊。”母亲既真诚又自豪地说道,“再过些日子,白襄荷熟了,我多弄些,给你带给邻居们,那个气味更合适,让他们也尝尝咱老家的襄荷。”

夏扒襄荷,就像春挖竹笋、秋锄芋头、冬拔萝卜,农家人的土语简洁明了,生动活泼,一个个动词就是一支支笔,绘出母亲丰收的光景——或许是襄荷兼具玉米鲜嫩润泽的质感和春笋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硬朗之气,母亲要借助五指的力量,田复一田,在草木里、泥土中、瓦砾间穿行,扒出一颗颗饱满完整的襄荷。

儿时的我,有些排斥扒襄荷,总是远远站着,望着母亲拎着篮子、穿着高筒靴,没在屋后半人高的枝叶中。我不知道她在扒襄荷时是否遭遇蛇虫咬伤,只清楚地记得在摇曳的枝叶间,她探出头,大声喊我:“你看这襄荷,在这样不见阳光的地方也能生长,还不要人伺候,又好吃又干净,还能治病,多好的东西啊。”母亲回屋后,把那些“好东西”取出篮子,我这才端详着它们:一个个披着绛紫色外衣的“胖娃娃”,带着清新的泥土,绽开层层叠叠的瓣,像要对我天真地笑。

然而,当我真正读懂那份天真的笑,已是回乡去下原初中工作之后。为人师表的我,猛然醒悟:母亲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教育者。她的勤劳善良,她那些不经意的生活感悟,她如襄荷一般顽强生活、不求回报的美德,总能慰藉我的内心。渐渐地,我也对襄荷情有独钟,于是主动要求母亲常给我做些襄荷。母亲当然说好。她用双手抓拧入盐的襄荷,汗水缓缓淌落碗中,也滴入我的心底。我忆起母亲扒襄荷的场景,很是感动。母亲那双粗糙能干的手,拧出盐汁,也拧出生活的苦水,托起了一个乡村家庭热气腾腾的幸福生活。

如今爱吃襄荷的我,哪肯母亲错过采摘的时间,于是送她回去。汽车疾驰在通皋大道上,“国家地理标志——下原襄荷”几个大字,赫然入目。襄荷倒非一地特产,为何能成为家乡一张闪亮的名片?兴许是相传帝王于此下驾,品尝襄荷的故事,让它有了传奇色彩;兴许是民国版《如皋县志》的记载,让它有了历史底蕴;兴许是下原人骨子里的勤奋柔韧,让它有了独特风味。总之,“下原襄荷”已成家乡的风景,成为我齿间淡淡的乡味、心中浓浓的乡情。

回到家,母亲很快换上粗服和劳动鞋,沉浸于她挚爱一生的襄荷地里。“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我的眼前浮现出诗中景象,村妇们朴素而秀丽、亲切又美好。

藿香易得 天水难求

□晓祥

这些天酷热难耐,南通人此时爱饮上一碗绿茵茵的藿香天水茶,定会四肢通畅、惬意无比了。

大暑之日,有文友诗吟:
碧螺毛峰置一旁,藿香首选做壶浆。
叶飘杯盏显澄碧,汁出甘泉散馥芳。
消暑热,送清凉,入人肺腑顿生香。
野姿寂寞墙边倚,却是英华药效彰。

身为草本植物的藿香,遍见于江海人家。乡野村居、院前屋后,皆可见其踪影。就是高楼住户,也有很多用泡沫箱或花盆栽种,可赏亦可用。

藿香不占多大的地方,好打理,而且药食俱佳,芳香化浊,能和中止呕,法暑消积。它是藿香正气水、传统香囊的主打药料,也是南通人餐桌上的特色风味美食。其鲜嫩茎叶可煨鲤鱼汤,可切末摊煎饼,也可用来炸制藿香饺儿,最为常见也最方便就是冲泡藿香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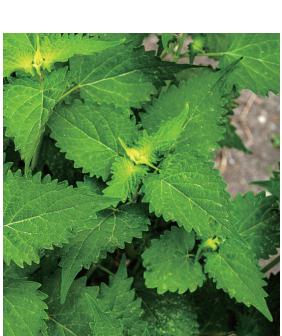
藿香天然无糖,没有任何添加剂,不施肥农药,这种“土味茶饮”,比起其他各式饮品,也并不逊色。早在2016年,如东县就有一家民营企业,种植藿香30多亩,每年夏季收割茎叶,杀青烘干,制成藿香面,广销四面八方,为很多糕点食品厂青睐。

我们小镇居民,则往往在炎炎夏日泡上一壶藿香天水茶,细品慢饮,那几叶绿漂浮在碧水之中,茶水可上满杯口而不溢,藿香叶脉络分明,晶莹剔透,犹如《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可扇去火焰山的烈焰一样,喝了以后除却暑热。倘若再躺卧竹床藤椅之上,轻摇蒲扇,则更感觉赛神仙了,何况还天然、低碳、环保。

而与藿香绝配的就是天水,我们叫它“天落水”,道家谓之“无根水”。它以梅雨时节中期雨水为佳,素有“三不取”之说,就是新建房屋水不取(多火气)、初夏暴雨水不取(性烈多浊)、东南风雨水不取(海风咸涩之故)。小镇昔时殷实之户那“四水归堂”(指四面房屋的雨水聚落到天井之中)、青砖黛瓦的带天井屋宅,屋檐下有白铁皮制成的“过漏”收集雨水、把它引入水坛里,也有用劈开去节间的毛竹的。将天水收贮于坛中,盖妥放好。这水经岁月沉淀后再撇净杂质,存于另外的洋坛之中备用。

天水一般可分为一年、两年、三年陈(三年以上的就少有了),它性凉、味醇,洁净绵柔,除冲泡藿香或上等的明前茶外,还可用来泡“火丹”(带状疮疹)、收“兜儿风”(腮腺炎)、洗疖子或用中药引子等,效果显著。这应该是其中有一些特别的成分,可以作药用吧?

藿香天水茶,实在算是江海人家的三伏天消暑好物。物美价廉的百姓茶饮了。在时下五彩缤纷的市场经济中,藿香可以有,正宗的“天水”却难求,一般城市人很难喝到芳香独特的藿香天水茶了。我最爱边喝着这茶边回味那有名的“五言回文诗”:可以清心也。正读、反读,循环往复,细心品鉴,乡韵乡情,尽在不言中。



生命节奏 程然摄

乌鸫鸟

□胡革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夜狂风暴雨,尽管使大地颓圮,但压城的云也累得散了架,风也变得有气无力。长空下肃杀之气尽消,到处只弥漫着宜人的润爽和清凉。

天人合一,我不太信。但人能感受到天气和自然的态度与变化,却是毫无疑问的。暴躁的天变得温和,人的睡意似乎也少了。没了睡意,自然起得比平时早。

自然的力量真是伟大而神奇。也许是还没到上班时间,青年中路上几乎全是还未被碾压充分的枯枝败叶,那些昨晚还见风使舵、东歪西斜的树,现在虽然丢肢断臂,掉落着伤痛的泪,但见着了朝阳,哪怕一缕晨曦,棵棵都精神抖擞、挺拔向上。“万物生长靠太阳”,此话一点不假。

出了电梯,便有一团闷热的气浪迎面而来。仔细一观察,走廊两头的窗户紧闭。估计是做卫生的阿姨昨天接到风暴预警,给关上了,这样走廊就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虽然免受了风暴,但也隔断了今晨清凉空气的进入。

跑去准备打开窗子的时候,忽然发现窗台上有个黑色的小物体,随着我脚步的临近,剧烈地跳跃起来。原来是只鸟儿,羽毛近乎全黑色,浅棕色的喉部托起尖尖的喙,昂首挺胸,更显出那一撮雄赳赳的须,虽然不大,倒也显得雄健刚毅。

它应该是昨天因为觅食或者躲避风暴,误闯进了走廊。但它没想到窗户后来被关上了——虽然没有迷途,但封闭的玻璃隔断了它回家的路。而且它显然搞不清楚为什么前面视野如此开阔,却总有一层硬邦邦的东西阻挡着。在过去的一夜里,它可能进行过无数次的尝试,但每一次都重复碰撞坠落的结果。

我不知道它是否感觉疼痛,但它一

我完全可以驯服它于手心。但它已惊恐万分,在人鸟还没有建立充分信任关系的前提下,那样做的结果不但帮不了它,还会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甚至它会来个玉石俱焚或鱼死网破也说不定。

这样想,我便放弃了努力。我拉开上面的窗子,便往后退了几步。我尽量让它能够明白我的动作释放出的善意,让它能够安静下来,节省点几乎没有多少结余的体力。

不能被它信任,便只好旁观。

这是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像喜鹊不是喜鹊、像乌鸦不是乌鸦。我拍了几张照片,问了好几位南通本地朋友,只有一位肯定地告诉我,这是乌鸫鸟。

与春来秋往的候鸟相比,乌鸫鸟非常眷恋它所生活的土地以及其上的天空,几乎不远离。它不但是留鸟,也是益鸟——以昆虫、蚯蚓、草籽等为食。它不仅对人类有益,还会为人类奉献婉转动听的叫声。不仅如此,如果心情好,它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其他鸟类的鸣叫。

我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决定走开。我想,以它对我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一定能发现上方的出口。“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拆除人为的藩篱,不做自以为是的援助,就是对它最好的爱护。

我尽量悄无声息地离去。半个小时后,我再过来时,乌鸫鸟已不见踪影,地上只残留着几点黑色的羽毛碎片。它终于靠自身的努力,挣脱了困境,自由自在地飞翔蓝天去了。

这让我想起上班路上的枯枝败叶以及旁边的绿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情感驿站

本版投稿邮箱:2457901059@qq.com